

卷耳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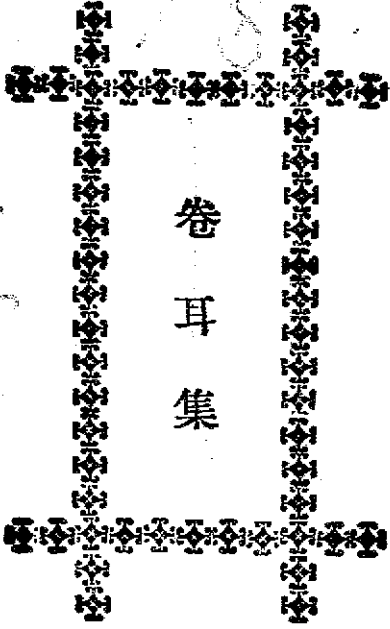
TY. 11. 13

創造社

辛夷小叢書第二種

卷

耳



卷耳集

集

序

序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be 'Hoo' or similar, written in a cursive style.

(1)

我這個小小的躍試，在老師碩儒看來，或許會說我是「離經畔道」；但是，我想，不怕就是孔子復生，他定也要說出「啟予者沫若也」的一句話。

我這個小小的躍試，在新人名士看來，或許會說我是「在舊紙堆中尋生活」；但是，我想，我果能在舊紙堆中尋得出資料來，使我這剎那剎那的生命得以充實起來，那我也可以滿足了。

我選譯的這四十首詩，大概是限於男女間相愛戀的情歌。國風中除了這幾十首詩外，還儘有好詩；我因為有些是不能譯，有些是譯不好的緣故，所以我便多所割愛了。

我對於各詩的解釋，是很大胆的。所有一切古代的傳統的解釋，除略供參攷之外，我是純依我一人的直觀，直接在各詩中去追求他的生命。我不要擺渡的船，我僅憑我的力所能及，在這詩海中游泳；我在此戲逐波瀾，我自己感受着無限

的愉快。

我譯述的方法，不是純粹逐字逐句的直譯。我譯得非常自由，我也不相信譯詩定要限於直譯。太戈兒把他自己的詩從本加兒語譯成英文，在他「園丁集」的短序上說過：「這些譯品不必是字字直譯——原文有時有被省略處，有時有被義釋處」。他這種譯法，我覺得是譯詩的正宗。我這幾十首譯詩，我承認是受了些「園丁集」的暗示。

我國的民族，原來是極自由極優美的民族。可惜束縛在幾千年來禮教的桎梏之下，簡直成了一頭死象的木乃伊了。可憐！可憐！可憐我最古的優美的平民文學，也早變成了化石。我要向這化石中吹噓些生命進去，我想把這木乃伊的死象甦活轉來，這也是我譯這幾十首詩的最終目的，也可以說是我的一個小小的野心。

我因為第一首詩是「卷耳」，所以我就定名這本小詩集為「卷耳集」。我為讀者的便利起見，

把原詩附錄在後方，更加了些註解上去。

最先贊成這個小小的計劃的，是我的朋友郁達夫鄧均吾兩君，他們給了我許多勇氣。我更得均吾多大的援助，爲我繕寫校對。我在此向二君特誌感謝之意。

民國十一年八月十四日

沫若誌於滬上。

目錄

目

錄

集 耳 卷

序
譯詩

第一首

卷耳

第二首

野有死麕

第三首

靜女

第四首

新臺

第五首

柏舟

第六首

蟋蟀

錄目

第七首	伯兮
第八首	君子於役
第九首	采葛
第十首	大車
第十一首	將仲子
第十二首	遵大路
第十三首	女曰雞鳴
第十四首	有女同車
第十五首	山有扶蘇

第十六首

釋兮

第十七首

狡童

第十八首

褰裳

第十九首

丰

第二十首

東門之墦

第二十一首

風雨

第二十二首

子衿

第二十三首

揚之水

第二十四首

溱洧

目錄

第二十五首	鷄鳴
第二十六首	東方之日
第二十七首	十畝之間
第二十八首	揚之水
第二十九首	綢繆
第三十首	葛生
第三十一首	蒹葭
第三十二首	宛丘
第三十三首	東門之枌

第三十四首

衡門

第三十五首

東門之池

第三十六首

東門之楊

第三十七首

藁門

第三十八首

防有鵲巢

第三十九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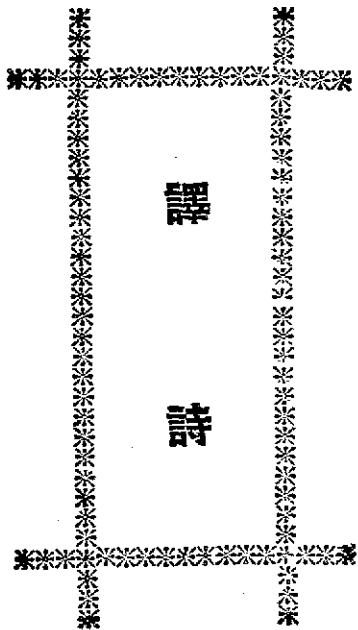
月出

第四十首

澤陂

原詩（附註解）

自跋



聖書

聖書

卷耳集

第一首

——周南卷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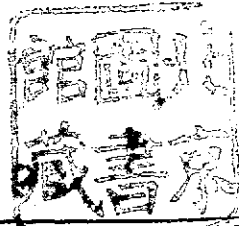
一片碧綠的平原，

原中有卷耳蔓草開着白色的花。

有位青年婦人左邊肘上掛着一隻淺淺的提籃，

她時時弓下背去摘取卷耳，

又時時昂起頭來凝視着遠方的山丘。



她的愛人不久纔出了遠門，
是騎着一匹黑馬，携着一個童僕去的。

她在家中思念着他坐立不安，

所以纔提着籃兒走出郊外來摘取卷耳。

但是她在卷耳的清白色的葉上，

看見她愛人的英姿；

她在卷耳的銀白色的花中，

也看見她愛人在向她微笑。

遠方的山丘上也看見她的愛人在立馬躊躇，

帶着個愁慘的面容，

又好像在向她訴說別離羈旅的痛苦。

所以她終竟沒有心腸採取卷耳了，

她終竟把她的提籃丟在路旁，

儘在草茵之上思索。

她想，她的愛人

怕此刻走上了那座土山戴石的危岩了，

他騎的馬兒怕也疲得不能上山了。

他不知道在怎樣地思念她，
她沒有法子可以安慰他得。

假使能得走近他的身旁，

捧着一隻金樽勸他酌飲的時候，

那也可以免得他縻腸掛肚。

但是她不能夠。

她想，她的愛人

怕此刻走上了那座高高的山頂了，

他騎的一匹黑馬怕也生了病，毛都變黃了。

他不知道是在怎樣地愁苦，

她沒有法子可以安慰他得。

假使能得走近他的身旁，

捧着一隻牛角杯兒勸他酌飲的時候，

那也可以使他忘却前途的勞頓。

但是她不能夠。

她想，她的愛人

怕此刻又走到一座石山戴土的小丘上了，

他騎的馬兒病了，

他跟隨着的僕人也病了。

她又不能走近他的身旁去安慰他，

他後想着家鄉，前悲着往路，

不知道在怎樣地長吁短嘆了。

婦人坐在草茵上儘管這麼凝想，

旅途中的一山之谷

便是她心坎中的一波一瀾。
卷耳草開着白色的花，
她淺淺的籃兒永沒有採滿的時候。

第二首

——召南野有死麕——

有位勇士打了一隻鹿子回來，
用白色的茅草把牠包好，

搭在左邊的肩上；

他右手拿着弓和箭。

背後有隻獵犬跟着。

他走到一處平野上來的時候，

看見一位少女坐在一株白楊樹下。

少女是很清秀地，就像一塊玉石一樣。

勇士便放下弓箭，把鹿子捧在手裏，

走去跪在她的面前說要把鹿子獻給她。

少女說：你規矩些，你和雅些，

不要拉我的手巾呀！

我怕你那龐犬兒，

不要使牠咬了我呀！

勇士總說要把鹿子獻給他。

第三首

——耶風靜女——

她是又幽閑又美麗的一位牧羊女子，
她叫我今晚上在這城邊等她。

天色已經昏朦了，她還沒有來，
叫我心上心下地真是搔摸不着！

她是又幽閑又美麗的一位牧羊女子，
她送了我這麼一個鮮紅的針筒。

她的針筒在我這手中生輝，
我的心中愈見陶醉着她的美貌。

她剛纔從牧場回來的時候，
送了我這麼一枝鮮嫩的茅草。

茅草呀，我怕你自己未必便美，
是她送給我的，所以即便美起來了。

第四首

——衛風新臺——

黃河呀，淚漫漫，

河上的新臺空自燦爛。

只說嫁個美少年，

誰知嫁得一個鳩胸漢！

黃河呀，淚滔滔，

河上的新臺空自光耀。

只說嫁個美少年，

誰知嫁得一個鳩胸老！

駕起漁網想打魚，

誰知打得一個雁鵝！

只說嫁個美少年，

誰知嫁得一個臺駝！

第五首

——鄒風柏舟——

那隻柏木船兒在河中浮着，
船上坐的那位髮纒齊眉的青年
那便是我的愛人。
我便死，我也不另適他人的——
我的父親母親呀！
你們怎麼不體量你女兒的心事呢？

那隻柏木船兒靠在河邊上了，
船上坐的那位髮纒齊眉的青年

那便是我的丈夫。

我便死，我也不改信約的——

我的父親母親呀！

你們怎麼不體量你女兒的心事呢？

第六首

——鄺風蝶——

東邊天上掛着一道長虹，

沒有人胆敢指他呀！

我自從嫁給他來，

父母也棄了，兄弟也棄了

晨起登上西山，

天也落了一朝的眼淚。

我自從嫁給他來，

兄弟也棄了，父母也棄了

他呀，他那樣的人兒呀，

我是受他騙了！

他好像那道長缸，

啊！瞬刻他就變了。

衛風伯兮

第七首

——衛風伯兮——

我糾糾的愛人哥兒，

他是一國的勇士。

他手裏提着長矛，

出門從征去了。

自從他從征去後，

我久已不想梳頭。

我梳給誰人看呢？
不是沒有梳和油。

只說要下雨，要下雨，
太陽，他又出來了。
只說要歸來，要歸來，
哥呀，你終竟爽約了！

聽說諛草可以忘憂，

我該到那兒去找？

我想着我的愛人哥兒，

哥呀，我的心兒病了！

第八首

「王風君子子役」

他去從征去了，

他要幾時纔得回來呀？

雞兒歸了窩，

太陽下了山了。

牛兒歸了欄，

羊兒也回了圈了。

他去從征去了，

葛采風王

他要幾時纔得回來呀？

第九首

——王風采葛——

她去采葛去了，

一天不見

好像隔了三月了！

她去采蒿去了，

一天不見，

好像隔了三秋了！

她去采艾去了，
一天不見，
好像隔了三年了！

第十首

——王風大車——

穿着五色花衣的巡吏

乘着大車整日價轟轟地來去；

不是我心中不想你，

我是畏懼他們呢！

穿着五色花衣的巡吏

乘着大車整日價哼哼地來去；

不是我不想到你那里來，
我是畏懼他們呢！
我們生時雖不得同居，
你死時，我是定要殉你。
你假如說我是說謊的時候，
我敢指那太陽來作我的證人呢。

第十一首

——鄭風將仲子——

仲子呀，

你別要過我們的居里來，

攀折我們的杞樹！

我不是愛那杞樹，

我是怕我的父母呢。

仲子呀，我可愛的，

我是怕我父母多話呢。

仲子呀，

你別要過我們的牆裏來，

攀折我們的桑樹！

我不是愛那桑樹，

我是怕我的兄弟呢。

仲子呀，我可愛的，

我是怕我兄弟多話呢。

仲子呀，

你別要過我們的園子來，

攀折我們的檀樹！

我不是愛那檀樹，

我是怕他們多話呢。

仲子呀，我可愛的，

我是怕他們多話呢。

第十二首

——鄭風蓮大路——

我故意地簡慢了他，

他便憤憤然出門走了。

我纔趕到大路上去拉着他的衣襟。

我說：朋友，你別要生氣罷！

我把你簡慢了的緣故

是因爲我們是舊交呀！

我故意地簡慢了他，

他憤憤然出門走了。

我纔趕到大路上去拉着他的兩手。

我說：朋友，你別要怪我罷！

我把你簡慢了的緣故

是因爲我真心想你呀！

第十三首

——鄭風女曰鷄鳴！

獵夫同他的愛人

在一座獵莊裏過夜；

他們說了通宵的情話，

醒忪忪地沒有些兒睡眠。

他們終竟有些兒倦意了，

女的說：鷄怕快要叫了呢！

獵夫說：天怕還沒有亮罷？
他們走出獵莊來看看天色，
還看見光琳琅的一天星斗。

他們並立在星光之下

幽幽地對語。

獵夫說：白鳥快要來了。

雁鵝也快要來了。

到那時候我要射兩隻來親迎你，

我們兩人對坐飲酒，
你彈琴，我鼓瑟，
我們的生命要如琴瑟一樣地調和。

他的愛人摘下她的環佩來送他，
向他說道：我曉得你是肯來的呀，
我把我這環佩來贈你。
我曉得你是不爽約的呀，
我把我這環佩來做證人。

我曉得你是愛我的呀。
你請受了我這個微末的謝禮罷。

第十四首

——鄭風有女同車！

我和她同坐過一次車，

她的顏色就好像木槿花的顏色，

她的身段輕巧就好像可以飛得起來，

她頸下佩的是一顆紅玉。

啊，美好的孟姜呀，

你真美麗而閑雅。

我和她同走過一次路，

她的顏色就好像木槿花的顏色，

她的身段輕巧就好像可以飛得起來，

她行動時，佩玉在鏗鏘作響。

啊，美好的孟姜呀，

你的恩情我是再也不能忘記！

鄭風山有扶蘇

第十五首

「鄭風山有扶蘇」

山上有扶疏的小木，

池裏的荷花開了。

我等我的愛人不來，

偏遇見許多浪子。

山上有青森的古松，

野裏有醉紅的蔓草。

我等我的愛人不來，
偏遇見許多浪子。

第十六首

——鄭風舞兮——

木葉呀，木葉呀，
風要起來吹你了。
哥哥呀，弟弟呀，
你們唱罷，
我要起來和你了。
木葉呀，木葉呀。

風要把你吹掉了。

哥哥呀，弟弟呀，

你們唱罷，

我要把你們挑選了。

第十七首

——鄭風·狡童——

他真是一個浪子，

他始終不和我說句深情話。

你怎曉得我正是爲了你的緣故，

我食也不能甘味呢？

他真是一個浪子，

他始終不喜歡我做的飲食。

你怎曉得我正是爲了你的緣故，
我息也不能安枕呢？

第十八首

——鄭風褰裳——

你是真心愛我的時候，
不怕就有溱水隔着我們，
我也可以褰着裙子走過。
你是不愛我的時候，
難道便沒有別人愛我了嗎？
你個浪子呀，浪子！

你是真心愛我的時候，
不怕就有消水隔着我們，
我也可以裹着裙子走過。
你是不愛我的時候，
難道便沒有別的男子了嗎？
你個浪子呀，浪子！

第十九首

——鄭風手——

他是很豐滿的一位男子，
他站在那巷口等我，
可惜我沒有送他回去。
他是很壯美的一位男子，
他站在那門口等我，
可惜我沒有請他進來。

穿着錦衣的時候，

上面須得罩着一件紗衣。

朋友，你請悄悄駕着車來，

把我帶回去罷！

穿着錦裙的時候，

上面須得罩着一件紗裙。

朋友，你請悄悄駕着車來，

鄭風東門之輝

把我帶回去罷！

第二十首

——鄜風東門之譚——

城東門外有座小山，

山坡上生着一些蔓草。

他的住家是近在眼前，

他的心兒是遠在天涯。

城東門外有座栗林，

他的矮屋就在林子外面。

雨風風鄭

不是我不肯思念他呀，
是他不肯來和我相見。

第二十一首

——鄭風風雨——

在這風雨交加的早晨，
正當四野的雞兒報曉的時候，
我在這時候得見了你回來，
我的怨恨甚麼都平了。

風雨愈見狂暴，
四野的雞聲叫得愈見多了，

我已經得見了你回來，
我的病症甚麼都好。

外面的天地都已晦暝，
雞叫的聲音還不見止息，
我已經得見了你回來，
我的心兒真是快活。

第二十二首

——鄭風子衿——

你衣服純青的士子呀，

我無日無夜都在思念你，

我就不能到你那里去，

你便不肯和我再通消息了嗎？

你佩玉純青的士子呀，

我無日無夜都在思念你，

我就不能到你那里去，
你便不肯到我這兒來了嗎？

我一人孤孤單單地，
在這城關上來往，
我一日不見了你，
就好像隔了三月一樣！

第二十三首

——鄭風揚之水——

激揚的流水，

難道不能沖動一束薪麼？

我是沒有兄弟的？

我是依你爲命的。

你別要信他人的讒言，

他人是謊你的。

激揚的眼淚，
難道不能打動你的心麼？
我是沒有兄弟的，
我是依你爲命的。
你別要信他人的讒言，
他人是枉我的。

第二十四首

——鄭風溱洧——

溱水和洧水漲得汪洋的時候，
青年男女大家手裏拿着一枝蘭花，
在那兩河交匯處跳舞。

有位後來的女子，手中拿枝勺藥，
在洧水邊上遇着了一位青年。
女的說：朋友，我們去看看罷！

男的說：我已經去了回來，
但是我陪你再往那消水那邊，
那兒真是有趣。

這對男女便去跳舞起來，
便去笑謔起來。
臨別的時候，她送他一朶芍藥。

第二十五首

——齊風鷄鳴——

一位國王和他的王妃
在深宮之中貪着春睡。
鷄已叫了，日已高了，
他們還在貪着春睡。

王妃焦急着說道：
鷄已叫了，

上朝的人怕已經滿了？

國王懶懶地答道：

不是鷄在叫，

是蒼蠅子的聲音呢。

語聲一時息了，

他們又在貪着春睡。

鷄已叫了，日已高了，

他們還在貪着春睡。

王妃又焦急着說道：

東方已經發白了，

上朝的人怕已經多了？

國王又懶懶地答道：

不是東方發白，

是月亮的光輝呢。

語聲一時又息了，

他們又在貪着春睡。

鷄已叫了，日已高了，

他們還在貪着春睡。

王妃最後又焦急着說道：

啊，我能同你永遠做夢，

那是再好莫有的了。

但是上朝的人怕都散去，

要他們不怨恨你纔好呢！

昆蟲們嗡嗡地飛着，
王妃已披衣起床了。
鷄已叫了，日已高了，
國王還在貪着春睡。

第二十六首

——齊風東方之日——

太陽出來的時候，
她還坐在我的房間裏，
我穿起草鞋急忙送她回去。
月亮出來的時候，
她又來在我的房門口，
我穿起草鞋同她出去閑遊。

第二十七首

十畝風十畝之間

十畝農田之間，

採桑的女兒真是幽閑呀！

我要同你們一路回去了。

十畝農田之外，

採桑的女兒真是人多呀！

我要同你們一路走去了。

第二十八首

——唐風揚之水——

激越的流泉中，
白色的小石真是鮮明呀！
我穿件有紅領的白衣，
走到你這曲沃地方來。
我已經看見了你，
怎得不快活呢？

激越的流泉中，

白色的小石真是潔淨呀！

我穿件繡紅花的白衣，

走到你這鶴邑地方來。

我已經看見了你，

怎還會憂鬱呢？

激越的流泉中，

白色的小石真是瑩澈呀！

你帶個口信來叫我，
我不敢告訴我的母親，
我不敢告訴我的女伴，
我便一個人悄悄地來了。

第二十九首

——唐風綢繆——

我在山中捆柴的時候，
白虎三星已經高在天空了，
今晚上我沒有想出會遇着他。
他悄悄地在我耳邊說道：
我的愛呀，我的愛呀，
你肯把我怎麼樣呢？
——我是沒有回答他。

我背柴回來的時候，

白虎三星已經偏了西了，

今晚我沒有想出會遇着他。

他悄悄地在我耳邊說道：

我的愛呀，我的愛呀，

你肯把我怎麼樣呢？

——我也沒有回答他。

我背柴到家的時候，

白虎三星已經同房門一樣高了，

今晚我沒有想出會遇着他。

他悄悄地在耳邊說道：

我的愛呀，我的愛呀，

你肯把我怎麼樣呢？

——我總沒有回答他。

第三十首

——唐風葛生——

葛草把樹顛都蒙了，
葛草把田地都滿了。
我的愛人她是早已死了，
我只是一人留着。

葛草把蒺藜都蒙了，
葛草把庭園都滿了。

我的愛人她是早已死了，
我只是——人活着。

她的角枕是依然燦爛，
她的錦被是依然鮮明。
只是人兒是早已死了，
我只孤另地坐到天明。

夜裏是長得和冬天一樣！

畫裏是長得和夏天一樣！
我要受過了百年的罪苦，
纔能走得到她的身旁！

第三十一首

——秦風蒹葭——

我昨晚一夜沒有睡覺，
清晨往河邊上去散步。

水邊的蘆草依然還是青青地，
草上的白露已經凝成秋霜了。

我的愛人明明是站在河的那邊，

我想從上渡頭去趕他，
路難走又太遠了。

我想從下渡頭去趕他，
他又好像站在河水的當中一樣——

啊！我所追逐的只是一個幻影呀！

第三十二首

—— 嘲風宛丘 ——

他是很風雅的人，

他住在那宛丘的上面。

他真是一位有情的人，

他並且是不貪戀甚麼的。

他每天只是打着鼓兒，

從宛丘走了下來。

他不管是冬天不管是夏天，
只拿着一枝鷺鷥毛跳舞。

他每天只是打着瓦盆，
在那宛丘的路上。

他不管是冬天不管是夏天，
只拿着一枝鷺鷥毛跳舞。

第三十三首

——陳風東門之紛——

城東門外的淺山中，
幾株白榆古樹的樹蔭下，
他，他常在那兒跳舞。

日子好的時候，
我們麻也不紡了，
大家走到南郊去跳舞。

日子好的時候，

我們拿着些乾糧，

大家走到南郊去跳舞。

他，他向我說道：

我看你就好像秋葵花一樣呀！

回來的時候他送了一把香草。

第三十四首

——陳風衡門——

我們的住家是淺淺的茅屋，
我們的門外有活活的流泉。
我在這兒儘可以自得優遊，
我就受些飢寒也是心甘情願。

難道吃魚的時候，
定要大河裏面的魴魚鯉魚？

難道娶妻的時候，
定要齊國宋國的公主？

第三十五首

——陳風東門之池——

城東門外池子裏面的水是很清潔的，
那位漂着白麻的美好姑娘，
我很想去同他一塊兒唱歌呀！

城東門外池子裏面的水是很清潔的，
那位漂着茅草的美好姑娘，
我很想去和他一塊兒談話呀！

第三十六首

——陳風東門之楊——

他叫我在這城東門外白楊樹下等他，
白楊樹的葉兒在晚風中颯颯地作響。
他說是黃昏時候定要來，
啊，天上的明星都已照耀起來了！

他叫我在這城東門外白楊樹下等他，
白楊樹的葉兒好像肥厚的肺葉一樣。

他說是黃昏時候定要來，
啊，天上的明星都在晷起眼兒來了！

第三十七首

——陳風墓門——

我每天走到這墓地裏來打掃，
坟上的荆棘我用斧斤斫掉。
我的良人待我不曾有甚麼恩誼，
這是一國的人都是已經知道。
他們怪他，但是我總不肯再嫁，
古時候有沒有我這樣的痴心女娃？

我每天走到這墓地裏來打掃，
貓頭鷹站在梅花樹上嘲笑。
我的良人待我不曾有甚麼恩誼，
我是時常地唱起歌兒哀告。
我哀告他，但是他總不肯顧我，
我是思前想後不知怎樣存活！

第三十八首

——陳風防有鷓鴣——

烏鴉巢在那堤上的樹顛，
色美的苔草長在這邱丘的上面，
只是我一人再沒有安身的所在了。
啊，到底是誰人向他進了讒言呢？
我的心兒真是沒有一刻的平靜！

磚兒面在這中庭的塗中，

色美的綬草長在那邱丘的上面，
只是我一人再沒有安身的所在了。
啊，到底是誰人向他進了讒言呢？
我的心兒真是沒有一刻的安穩！

第三十九首

——陳風月出——

皎皎的一輪月光，
照着她嬌好的女郎。
照着她天嬈的行姿，
照着她悄悄的幽思。
她在那白楊樹下徐行，
她在低着頭兒想甚？

第四十首

——陳風澤跋——

在他那池子裏面，

有青青的菖蒲，香豔的荷花。

我一思念起他呀，

睡也不好，不睡也不好，

終夜裏只是眼淚如麻。

在他那池子旁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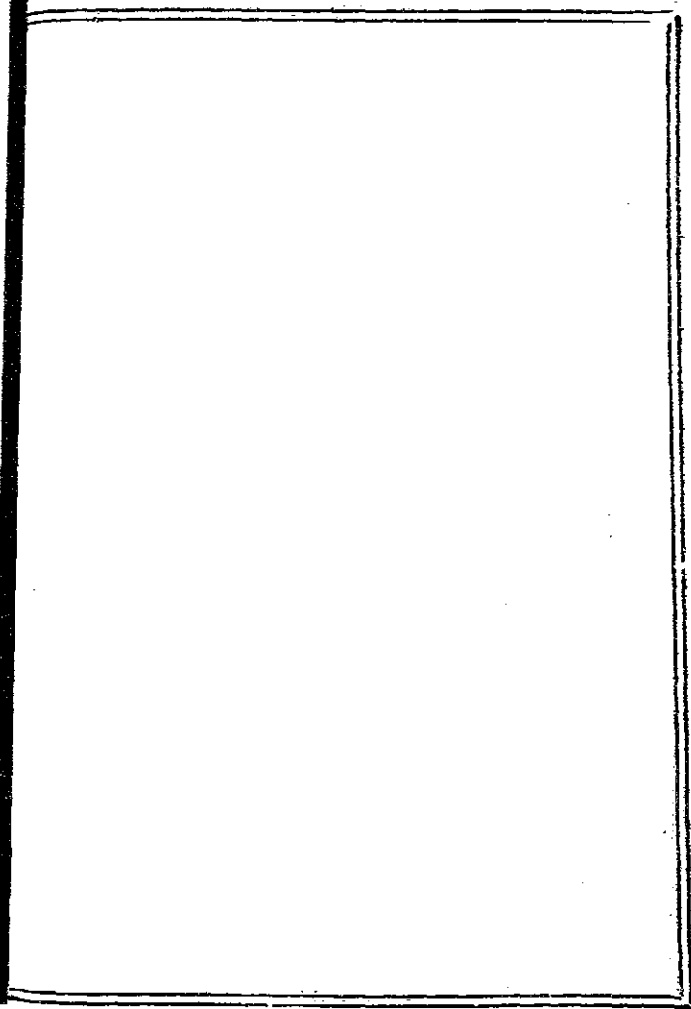
有青青的菖蒲，芬芳的蕙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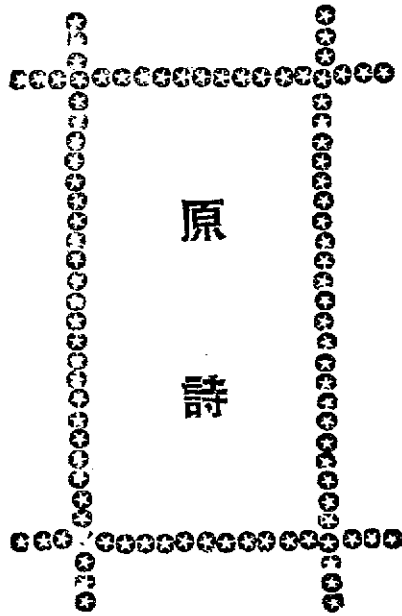
我一思念起他呀，

睡也不好，不睡也不好，

心兒裏好像有刀在絞。

集 耳 卷





原

詩

— 第一首 —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實彼周行。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盃，維以不永懷。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陟彼砠矣，我馬瘡矣，我僕痛矣，云何吁矣？

「註」卷耳——葉青白色，白華，細莖，蔓生。四月中生子。

（據古解，今名待考，有人以爲蒼耳，恐非是。）

頤筐——易盈之器，故譯爲淺淺的竹籃。

崔嵬——土山之巖石者。

危隄——馬退不能升之病。

玄黃——玄馬毛色變黃。

祖——石山戴土者。

「解」此詩敘一女子因丈夫行役而思之。第一節敘女子出遊，其餘三節敘女子心中之想像。

— 第二首 —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林有樸檉，野有死鹿，白毛純束。有女如玉！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帟兮，無使尫也吠！」

「註」麕——同麇，今人所謂獐子。

樸檉——古人解作小木。北地多楊，楊下細條叢生，疑
即指此。故我譯作白楊。

舒脫——規矩些，馴靜些之意。

尫——尫犬。

「解」獵人與少女相戀愛之詩。末節是女子的談話。

— 第三首 —

靜女其妹，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靜女其嬈，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汝之爲美，美人之貽！

「註」愛——同愛，言時已曖昧，黃昏也。

彤管——古人解作筆，我覺得太牽強了，宜解作紅色的
針筒。

煒——光輝。

說懌——說同悅，猶言喜歡。

歸荑——歸同賸，荑是茅草之嫩芽。

「解」幽會之詩。末尾兩節中敘出男女相戀中，一種通有的
戀態心理 Fetishism (拜物戀) 來。

— 第四首 —

新臺有泚，河女彌彌。燕婉之求，籟條不鮮！
新臺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籟條不殄！
魚網之設，鴻則罹之。燕婉之求，得此感施！

「註」泚酒——泚是鮮明貌，洒是高大貌。

彌浼——均彌滿之意。

籟條——鳩胸：胸挺出而不能俯。

感施——駝背：背挺出而不能仰。

「解」此詩古人解作刺衛宣公之詩，毛傳：衛宣公納伋之妻，

第 四 首

作新台於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我看倒不如解作普運的對於媒妁結婚的怨詩。

第五首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髡彼兩髦，實維我儀。之
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髡彼兩髦，實維我特。之
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註」髡髮——髮鬢齊眉。

儀特——均是配偶之意。

天只——天指父，只是語助詞。

「解」此詩毛傳解作「共姜自誓也」；肅共伯早死，其妻守義，

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我不相信這種傳統的說法，我只在詩中直接求她的生命。我看這詩是一個女子本自有個愛人，而父母不許她嫁。她因而生怨望的意思。

第六首

蝮蟻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朝隲於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註」蝮蟻——虹也。

「解」女子失戀之詩。一起我看是「賦而比也」。她把虹之
容易變化，表示她愛人的心境。

第七首

伯兮揚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爲王前驅。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焉得護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痲。

「註」揚——勇武貌。

殳——矛長丈二而無刃者。

背——古人解作「北堂」

「解」丈夫行役，過時不返；其妻念之而作是詩。

一 第八首 一

君子於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於塹，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君子於役，如之何勿思？君子於役，不日不月，曷其有恬？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牛羊下括。君子於役，苟無飢渴？

「註」塹一豎牆而居曰塹。

恬一會遇也。

桀一雞棲於杙爲桀。

括一來也。

「解」兩節義同，只譯其一。女人於黃昏時，思念其出門在外之男子。

— 第九首 —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註」蕭——荻草，或云牛尾蒿。

「解」采葛采蕭，多是女子做的事。故「彼」字我解作女性。

爲丈夫思念其愛妻之詩。

第十首

大車檻檻，毳衣如裘。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大車哼哼，毳衣如璫。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皎日！

「註」檻，均車聲。

毳衣——依古解係大夫之服。古者天子大夫服毳冕以巡
行邦國而決男女之訟。衣有五色繡紋。

裘——蘆之初生者。言繡紋中之青色者如此。

璫——玉飾色。

子——指巡吏。

「解」女子畏巡吏之峻嚴不敢與其愛人相會，作詩以誓志。

* * * * *

此詩譯文，純依舊解，今重校讀此，心有不安，覺得「子指巡吏」未免牽強。「子」似宜解作女子之丈夫，詩似有夫之妻畏其夫之防閑而不敢幽會之意。乘大車往來者疑卽女子之愛人。譯文已印就不便改譯，特誌此數語以求正於讀者。

沫若於十二年六月五日校後誌此。

— 第十一首 —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
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
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垣，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
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註」人之多言——人字指上文父母諸兄，照俗語解來，可作「他們」。

「解」少女勸戒其愛人之詩。

第十二首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祛兮。『無我惡兮，不寤：故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讒兮，不寤：好也。』

「註」摻——掌拳也。

寤——同寤。

讒——與惡同。

「解」女子故戲其愛人。激怒之後，追呼而慰解之。

第十三首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與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鳧與雁。』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註」將翱將翔——以下爲士語。

「註」知子之來——以下爲女語。

「解」男女幽會，相約而爲夫婦之詞。

「第十四首」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翱將翔，佩玉瓊瑤。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翱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註」舜華——木槿花。

英——花也。與上同。

「解」男子追念女子之美與愛情。

第十五首

第十五首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山有喬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註」扶蘇——疑同扶疏，小木迷離之貌。

游龍——紅色蔓草。

「解」女子有待而不遇。

〔第十六首〕

擗兮！擗兮！風其吹汝。叔兮！伯兮！倡！予和
汝。

擗兮！擗兮！風其漂汝。叔兮！伯兮！倡！予要
汝。

〔註〕擗，木葉。

要——約束也，故譯作挑選。

〔解〕原始人每以唱歌爲合歡之媒。於一定時日，男女相
聚，男子競唱，女子擇其善於唱者而嫁之。我覺得
這首詩所表現的，正像是這種風俗。

第七十首

第十七首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解」女子之片面相思。

第十八首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思我，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思我，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解」此詩表示當時自由戀愛，自由離婚之習。

——第十九首——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衣錦褻衣，裳錦褻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裳錦褻裳，衣錦褻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註」丰——豐滿。

昌——盛壯貌。

褻——單衣，以穀爲之。

「解」男女相悅而女子受家庭之羈縛，女子陰約以私奔也。衣錦裳錦兩句之解釋，中庸引以爲「爲其文

之著也」。在此疑是譬語，意謂白晝人目太多，不可相親，宜夜以車相迎。

一 第二十首 一

東門之墀，茹蘆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卽。

「註」墀——疑同壇。

茹蘆——古解作茅蒐，莢草之一種。

踐——同踐。

「解」女子之片面相思，望其住家而思慕其人。

— 第二十一首 —

風雨淒淒，鷄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風雨瀟瀟，鷄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
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註」男女相悅，久別後而相遇之詞。

第二十二首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甯不嗣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甯不來？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註」挑達——說文云：達不相遇也。挑達連文，意必相近；
故此譯作孤另。

「解」女子思慕其愛人之詩。

一第二十三首一

揚之水，不流東楚？終鮮兄弟，維予與汝。無信
人之言，人實誑汝！
揭之水，不流東蕞？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
人之言，人實不信！

「註」揚之水——激越的流水。可以連想到眼淚上去。
「解」女子失戀而哀訴其愛者。

一第二十四首一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乘藟兮。女曰
「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
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
藥。

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
「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
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
藥。

「註」蘭草。

「註」盛大貌。

「解」男女跳舞，因而相愛慕也。

兩節意同，只譯其一。

！第二十五首！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
「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
「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
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解」讀譯詩自明。

第二十六首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
履我卽兮。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
履我發兮。

「註」闥！門屏之間。

「解」男女幽會之詩。

一 第 二 十 七 首 一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註」泄泄——衆多貌。

桑者——疑是女人。

— 第二十八首 —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襪，從子于沃。既見
君子，云何不樂？
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於鵠。既見
君子，云何其憂？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註」鑿鑿——鮮明貌。

皓皓——潔白也。

粼粼——清澈也。

第 二 十 九 首

禰 | 領襟也。

沃 鷓 | 曲沃，地名。鷓，古云曲沃之鷓邑。

「解」讀譯詩自明。

一第二十九首一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
「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
「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
「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註」三星一即參星，西洋之 Orion 星座。

「解」此詩本敘一夜間之事，星空斡旋，一夜中本有如許

第三十卷

變換。古人通解作幾個時節的事情去了。分明一首好詩，可惜久未得其正解。詩意讀譯文自明。

第三十首

葛生蒙楚，蕨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葛生蒙棘，蕨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註」蕨——蔓草之一種。

「解」此乃男子悼亡之詩。

末二節義同，只譯其一。

！第三十一首！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
溯洄從之，道阻且躋。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
溯洄從之，道阻且右。溯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註」蒹葭——蘆荻之類。

涓坻沚——涓，水與草相交處。坻，水中沙渚。沚，小

渚也。

「解」所表現的疑是一種幻覺 (Hallucination)。

三節相同，只譯其一

一 策三十二首一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鸞羽。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鸞翮。

「註」湯——與蕩同。所以我把他譯成風雅二字。

宛丘——古人說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唯今言譯時當得是盆地。但我恐怕是地名。

翮——羽扇之類。

「解」此詩敘自女子心目中所看出的一個唯美的青年。

第三十三首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穀旦于逝，越以鬻邁，視爾如葦，貽我握椒。

「註」枌，白榆。栩，白榆之類。

「釋」古人解作「衆」。按說文：毳，鬻屬也。鬻，同釜。照原字解，係穀郊外會食之意，如西人之 Picnic。

葦，郭璞解作「荊葵」，以爲似葵，紫色。

「解」女子與男子會舞之詩。此詩與前詩（宛丘），表現出當時的生活，猶饒有原始人的風味。

第三十四首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註」衡門——橫木爲門，猶言柴門。

泌——泉水也。

姜子——齊君姓姜，宋君姓子，故謔作齊宋之公主。

「解」末尾兩節意本相同，只表現出一種旋律的作用。我爲
譯述之便，把牠們並成一節去了。

第三十五首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東門之池，可以漚苧。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註」苧——與麻同。

菅——茅草。

「解」男子戀慕女子之詩。

此二節義重複，故略去不譯。

第三十六首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爲期，明星煌煌。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爲期，明星皙皙。

「註」牂牂——古人以爲盛貌。我疑是聲音。

肺肺——這是以名詞爲形容詞的好例。白楊葉肥大，以肺臟形容之，恰妙處。

「解」「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這兩句詞，便是這首詩中的世界。

一 第三十七首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墓門有梅，有鴉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願，顛倒思予。

〔註〕斯，析也。

訊，予不願，予訊汝而汝不予願。

顛倒，思予，予思顛倒。

「解」讀譯文自明。

第三十八首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誰儗予美？心焉怵怵。
中唐有璧，邛有旨鵲。誰儗予美？心焉惕惕。

「註」防——古人以為邑名。我疑是堤防之意。

儗——讒毀也。

鵲——草名。爾雅：「鵲綬」。郭璞註云：小草有雜色，似綬。

「解」女子失戀之作。

— 第三十九首 —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
月出皓兮，佼人憫兮，舒憂受兮，勞心慍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

「註」僚，憫也。均，佼好貌。

舒——遲遲其行也。

窈糾，憂受，天紹——均「舒」之姿態。

悄慍——憂也。

「解」三節同解，只譯其一。譯詩後三句，由我想像中演繹而出。

——第四十首——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泗滂沱。

彼澤之陂，有蒲與藺。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爲，中心悵悵。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爲，輾轉伏枕。

「註」菡萏——即荷花。

「解」讀譯詩自明。

第三節義重，故略去不譯。

完

自跋

去年交出去的稿子，今年來自行校對，我們中國的出版界只好像一個 Amoeba 在蠕動。但我也感謝牠，因為我藉此也得了幾處改正的機會。

事隔一年，我自己的見解微有變遷，外界的趨勢也稍呈異態了。近來青年人士對於古代文學改變了從前一概唾棄的弊風，漸漸發生了研究的趣味，這是可賀的現象。

但是國人研究文學，每每重視他人的批評而忽視作者的原著。譬如研究西洋文學，不向作品本身去求生命，只從新聞雜誌上販輪些廣告過來，做幾篇目錄，便算是盡了研究的能事一

樣。近來研究詩經的人也不免有這種氣習。詩經一書爲舊解所淹沒，這是既明的事實。舊解的腐爛值不得我們去迷戀，也值不得我們去批評。我們當今的急務，是在從古詩中直接去感受牠的真美，不在與迂腐的古儒作無聊的訟辯。

朋友們噯，快從烏煙瘴氣的暗室中出來，接受太陽的清光罷！太陽現了，煙瘴自有消滅的時候。

最後，我向爲我畫封面的李厚庸君表示謝忱。

十二年七月二十三日校後誌此，

沫若。

李厚庸

中華民國十二年八月初版

實售大洋二角五分

中華民國十三年三月三版

社書種
叢書種
造小二
夷辛第

集權
耳一冊
卷有

編輯者 創造社

發行者 趙南公

印刷所 泰東圖書局

總發行所 泰東圖書局

上海四馬路二三四一五

特約代售處

重慶一書局
各埠代售坊

